

釋迦牟尼佛傳略 寂慧 修道

這刻，該往那裏去？該如何修道？該依止何人？太子依計劃選擇了距離祖國六百公里的摩揭陀國去。這裏，聚集了許多修行者，亦是文化、哲學的中心點，且遠離迦毗羅衛國，家人的糾纏。摩揭陀國王頻婆娑羅被太子的高尚品質吸引，願意分一半國土給他，太子當然不答應；頻婆娑羅王進而答應將整個國家讓給他，自己作為臣子，太子仍是不肯；頻婆娑羅王願意以軍隊，財富，協助太子攻佔其他國家，繼而統領天下。但太子曉以大義，規勸世人正視生老病死，遠離貪瞋癡煩惱，他當以身作則，精進向道。頻婆娑羅王被他的道心感動，不再糾纏，只有懇求太子成道後回來度他，不想錯失這千載難逢的機會，太子亦慈悲答允了。

修道，追求人生的解脫，是印度當時盛行的哲理追求，不同的集團、個人，以不同的形式去實踐，但主要是禪修及苦行兩大類。

悉達多太子先往當時最著名的阿羅邏伽羅摩仙人處修學無所有處定，以超越一切有，住無所有之定境為解脫。悉達多很快修學完畢，知道那非究竟處，轉而跟隨鬱陀迦仙人修學非想非非想處定，那是無色界定中最高的境界。可是這些定境為促使精神統一，達到無念無想時，會感到清淨的理想境界，卻不是永久的，從禪定中出來，不安和苦惱隨之而來；回復煩惱境界。雖然二位仙人力邀悉達多留下，願意以他為主領導修行集團，但悉達多心繫證悟，解脫生死，無意蹉跎下去，很快便離開。

既然禪修不能使他證悟，當實踐苦行以達目的。精神往往被肉體困著，不能自由，為了照顧色身，無時無刻需為飲食、舒適的感受，與人交往及思想的變化而疲於奔命，更有為滿足無窮的欲望而造罪，墮落。因此，必須制御心思，止息熊熊心火，以苦行制御欲望，當肉體，心思不再為欲望控制，精神達於清淨，無念，無求，漸漸邁向解脫。苦行種類繁多，歸納為四大類：制心、止息、斷食、減食。制心是以心制心，可獲得心理上的平靜。止息是止住呼吸的一種方法，分為五個痛苦階段。斷食是從一晝夜的短時間至六個月不等，甚至因此而結束生命，卻被看作達到了涅槃的理想境界。減食從少量直至每天一麥一麻的份量，弄至皮在打皺，眼睛凹陷，皮膚淺黑，連站起來的力氣也沒有。此外尚有裸行、飯食、衣服、身體的苦行、誓戒等各種苦行，悉達多皆有修煉，世上罕有修道者作出如此最徹底、最極限的苦行。六年的最激烈苦行，如拿出生命作賭注，因此有傳聞悉達多已死的訊息。這死訊傳到淨飯王耳中，當然擔憂不已，忙派出五個侍臣，憍陳如，阿含婆逝，摩男跋提，十力迦葉，摩男俱利往察看，並勸言不應只對眾生慈悲，卻不同樣對待家人，並舉出古來修道者俱兼顧家國。可是當五位侍臣看到悉達多如此勇猛精進，深受感動，除回稟淨飯王，當信阿私陀仙人的預言外，更跟隨悉達多於林中修苦行。沒料到悉達多經歷一番生死修煉後，知道苦行無法解脫生死，且無意義吃苦，最後失卻人身，失掉修道的機會，毅然放棄苦行，在尼連禪河中沐浴，並接受牧羊女舒迦達獻上乳粥，恢復體力。五侍臣見悉達多放棄苦行，誤以為他生起退心，奢侈起來，失望離開，往波

羅奈詩的鹿野苑去，繼續修行。悉達多只有獨個兒走到伽耶山的畢波羅樹下，敷吉祥草，結跏趺坐。

悉達多經歷了三十五年的世俗及修道生活，仍未達到人生目標。他彷彿看到四門老病者的呻吟掙扎，正向他伸出待援之手，更看到耕牛的低鳴及蟲鳥的弱肉強食。尚有千千萬萬六道眾生，在輪迴哀號，年華漸逝，短暫的人生能拯溺多少眾生，可此刻仍在修道路上摸索！世間再沒有方法去完成他的修道，只有靠自己的智慧，通過四禪定、四無色定、滅盡定等九次第定，也就是開悟的禪定，直達涅槃之路。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，悉達多作出最後的誓言：若不取正覺，誓不起此坐。